# 廣弘明集/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一 ◄

廣弘明集
卷二十二

► 卷二十三

卷二十二

○法義篇第四之五

△佛知不異眾生知義——沈約

佛者覺也，覺者知也。凡夫之與佛地，立善知惡，未始不同也。但佛地所知者，得善之正路；凡夫所知者，失善之邪路。凡夫得正路之知，與佛之知不異也。正謂以所善非善，故失正路耳。故知凡夫之知，與佛之知不異。由於所知之事異，知不異也。凡夫之所知，不謂所知非善，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。若積此求善之心，會得歸善之路，或得路則至於佛也。此眾生之為佛性，實在其知性常傳也。

△六道相續作佛義——沈約

一切種智，與五道六趣眾生，共有受知之分，無分異也。問曰：“受知非知耶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”問：“此以何為體？”答曰：“相續不滅是也。相續不滅，所以能受知，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，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。轉精之知，來應以至於佛，而不斷不絕也。若今生無明，則來果所識轉暗。轉暗之知，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。受知之具，隨緣受知，知之美惡，不關此受知之具也。”問曰：“知非知，既聞命矣。受知受知，自是相續不滅知，自然因緣中來，與此受知之具，從理而相關。”答曰：“有此相續不滅，自然因

果中來。有因有果，何得無善無惡乎？”

△因緣義——沈約

凡含靈之性，莫不樂生。求生之路，參差不一。一念流遷，塗徑各異；一念之間，眾緣互起。一因一果，內有差忒。好生之性，萬品斯同，自然所稟，非由緣立。固知樂生非因緣，因緣非樂生也。雖復俱宅形骸，而各是一物。一念既召眾緣，眾緣各隨念起。善惡二念，誠有不同，俱資外助，事由一揆。譬諸非水非土，穀牙不生。因緣性識，其本既異，因果不惑，雖則必然，善惡獨起，亦有受礙。雖云獨起，起便成因，內因外緣，實由乎此。

△形神論——沈約

凡人一念之時，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。凡人一念，聖人則無念不盡。聖人無已，七尺本自若空，以若空之七尺，總無不盡之萬念，故能與凡夫異也。凡人一念，忘彼七尺之時，則目廢於視，足廢於踐。當其忘目忘足，與夫無目無足，亦何以異哉？凡人之暫無，本實有無。未轉瞬有已隨之，念與形乖則暫忘，念與心謝則復合。念在七尺之一處，則他處與異人同，則與非我不異。但凡人之暫無，其無甚促；聖人長無，其無甚遠。凡之與聖，其路本同，一念而暫忘，則是凡品；萬念而都忘，則是大聖。以此為言，則形神幾乎？惑人疑因果相主，毫分不差，善惡之來，皆有定業；而六度所修，咸資力致。若修此力，致復有前因，因熟果成，自相感召。則力致之功，不復得立，六度所修，幾於廢矣！釋迦邁九劫，勇猛所成，勇猛之因，定於無始，本不資九，安得稱起？餘以為因果情照，本是二物，先有情照，卻有因果。情照既動，而因果隨之；未有情照，因果何托？因識二塗，用合本異，其本既異，厥體不同。情照別起，於理非礙，六度九劫，差不足疑也。

△神不滅論——沈約

含生之類，識鑒相懸，等級參差，千累萬遝。昆蟲則不逮飛禽，飛禽則不逮犬馬，昺明昭著，不得謂之不然。又人品以上，賢愚殊性，不相窺涉，不相曉解。燕北越南，未足云匹。其愚者則不辨菽麥，悖者則不知愛敬。自斯以上，性識漸弘。班固九品，曾未概其萬一。何者？賢之與愚，蓋由知與不知也。愚者所知則少，賢者所知則多。而萬物交加，群方緬曠，情性曉昧，理趣深玄。由其塗求其理，既有曉昧之異，遂成高下之差。

自此相傾，品級彌峻。窮其原本，盡其宗極，互相推仰，應有所窮。其路既窮，無微不盡，又不得謂不然也。且五情各有分域，耳目各有司存，心運則形忘，目用則耳廢。何則？情靈淺弱，心慮雜擾，一念而兼，無由可至。既不能兼，紛糾遞襲，一念未成，他端互起。互起眾端，復同前矣。不相兼之由，由於淺惑，惑淺為病，病於滯有。不淺不惑，出於兼忘。以此兼忘，得此兼照。自凡夫至於正覺，始惑於不惑，不兼至能兼，又不得謂不然也。又昆蟲夭促，含靈靡二，或朝生夕殞，或不識春秋，自斯而進，修短不一。既有其短，豈得無長？虛用損年，善攝增壽，善而又善，焉得無之？又不得謂之不然也。生既可夭，則壽可無夭，夭既無矣，則生不可極。形神之別，斯既然矣。然形既可養，神寧獨異？神妙形粗，較然有辨。養形可至不朽，養神安得有窮？養神不窮，不生不滅，始末相校，豈無其人？自凡及聖，含靈義等。但事有精粗，故人有凡聖。聖既長存，在凡獨滅，本同末異，義不兼通。大聖貽訓，豈惑斯哉？

△難范縝神滅論——沈約

來論云：形即是神，神即是形。又云：人體是一，故神不得二。若如雅論，此二物不得相離。則七竅百體，無處非神矣。七竅之用既異，百體所營不一，神亦隨事而應，則其名亦應，隨事而改。神者對形之名，而形中之形，各有其用。則應神中之神，亦應各有其名矣。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，屈申聽受之別，各有其名，各有其用。言神惟有一名，而用分百體，此深所未了也。若形與神對，片不可差。何則？形之名多，神之名寡也。

若如來論，七尺之神，神則無處非形，形則無處非神矣。刀則惟刃是利，非刃則不受利名。故刀是舉體之稱，利是一處之目。刀之與利，既不同矣。形之與神，豈可妄合耶？

又昔日之刀，今鑄為劍，劍利即是刀利，而刀形非劍形，於利之用弗改，而質之形已移。與夫前生為甲，後生為丙，天人之道或異，往識之神猶傳。與夫劍之為刀，刀之為劍，有何異哉？

又一刀之質，分為二刀，形已分矣，而各有其利。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為兩，則飲齕之生即謝，任重之用不分。又何得以刀之與利，譬形之與神耶？來論謂：刀之與利，即形之有神，刀則舉體是一利，形則舉體是一神。神用於體，則有耳目手足之別；手之用不為足用，耳之用不為眼用。而利之為用，無所不可，亦可斷蛟蛇，亦可截鴻雁。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；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。

若謂利之為用，亦可得分，則足可以執物。眼可以聽聲矣，若謂刀背亦有利，兩邊亦有利，但未鍛而銛之耳。利若遍施四方，則利體無處復立。形方形直，並不得施利。利之為用，正在一邊。毫毛處耳，神之與形，舉體若合，又安得同乎？刀若舉體是利，神用隨體則分。若使刀之與利，其理若一，則胛下亦可安眼，背上亦可施鼻。可乎？不可也。

若以此譬為盡耶？則不盡。若謂本不盡耶，則不可以為譬也。若形即是神，神即是形，二者相資，理無偏謝。則身亡之日，形亦應消。而今有知之神亡，無知之形在，此則神本非形，形本非神，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。

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，總百體之用謂之神。今百體各有其分，則眼是眼形，耳是耳形，眼形非耳形，耳形非眼形；則神亦隨百體而分，則眼有眼神，耳有耳神，耳神非眼神，眼神非耳神也。而偏枯之體，其半已謝，已謝之半，事同木石。譬彼僵屍，永年不朽，則此半之神，亦應與此半同滅。半神既滅，半體猶存。形神俱謝，彌所駭惕。若夫二負之屍，經億載而不毀，單開之體，尚餘質於羅浮。神形若合，則此二士，不應神滅而形存也。

來論又云：而生者，而滅者；漸而生者，漸而滅者。請借子之衝，以攻子之城。漸而滅，謂死者之形骸，始乎無知，而至於朽爛也。若然，則形之與神，本為一物。形既病矣，神亦告病，形既謝矣，神亦云謝。漸之為用，應與形俱，形始亡未朽為漸；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？

來論又云：生者之形，骸變為死者之骨骼。案如來論，生之神明，生之形骸，既化為骨骼矣。則生之神明，獨不隨形而化乎？若附形而化，則應與形同體，若形骸即是骨骼，則死之神明，不得異生之神明矣。向所謂死，定自未死也。若形骸非骨骼，則生神化為死神；生神化為死神，即是三世。安謂其不滅哉？神若隨形，形既無知矣。形既無知，神本無質，無知便是神亡，神亡而形在，又不經通。

若形雖無知，神尚有知，形神既不得異，則向之死形，翻復非枯木矣。

△因緣無性論（序）——陳沙門釋真觀

泉亭令德，有朱三議者，非唯外學通敏，亦是內信淵明。常自心重大乘，口誦般若，忽

著《自然》之論，便成有性之執。或是示同邪見，或是實起倒心，交復有損正真，過傷至道。聊裁後論，以祛彼執，雖復辭無足采，而理或可觀。若與餘同志，希共詳覽也。

△性法自然論——朱世卿

寓茲先生，喟然歎曰：“夫萬法萬性，皆自然之理也。夫惟自然，故不得而遷貿矣。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，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；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誡也，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。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，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，皆自然而然也。”坐右之賓、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：“固哉先生之說也。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！”先生曰：“大道誰主？聖人何言？”大夫曰：“大道無主，而無所不主；聖人無言，而無所不言。”先生曰：“請言其所言，言性命之所由致乎？請說其所主，主善惡之報應乎？”大夫曰：“何為其不然也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，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，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，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。此聖人之言也。若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故曰‘聖人無親，常與善人’。六極序而降行懲，五福陳而善心勸。三世為將睹覆敗之權，七葉修善，有興隆之性。陳賞寵而不侯，邴昌疏而紹國，斯道家之效也。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，而不可遷貿者哉？”先生笑而應曰：“世所謂捋繩之人，繩盡而不知遷，若大夫之徒是也。敬課管陋，為吾子陳之。蓋二儀著而六子施，百姓育而五材用，用此句者，隔萬法而盡然焉。人為生最耿，膺自然之秀氣，稟妍媸盈減之質，懷哀樂喜怒之情，挺窮達修短之命，封愚智善惡之性。夫哀樂喜怒，伏之於情，感物而動；窮達修短，藏之於命，事至而後明；妍蚩盈減，著之於形，有生而表見。愚智善惡，封之於性，觸用而顯徹。此八句者，總人事而竭焉，皆由自然之數，無有造為之者。夫有造為之者必勞，有出入之者必漏，有酬酢之者必謬。此三者，非造物之功也。故《墨子》曰：‘使造化三年成一葉，天下之葉少哉。’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，借事似以勸威，見強勇之暴寡怯也。懼刑戮之弗禁，乃陳禍淫之威，傷敦善之不勸也，知性命之不可易，序福善以獎之，故聽其言也，似若勿爽；征其事也，萬不一驗。子以本枝繁植，斯履道之所致；蒸嚐莫主，由遺行之所招；身居逸樂，為善士之明報；體事窮苦，是惡人之顯戮。孫叔少不埋蛇，長無令尹之貴；邴吉前無陰德，終闕丞相之尊。若然，則天道以重華文命，答鯀叟之極愚；以商均、丹朱，酬堯舜之至聖。太伯三世無玩兵之咎，而假嗣於仲虞；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，遂造配天之業。箕稱享用五福，身抱夷滅之痛；孔云慶鍾積善，躬事旅人之悲；顏冠七十之上，有不秀之旨；冉在四科之初，致斯人之歎。而商臣累王荊南，冒頓世居塞北，首山無解顏之鬼，汨水有抱怨之魂。康成以姓改鄉，不濟小聖之禍；王褒哀變隴木，適受非妄之災。二生居衛，乘舟之痛誰罪？三仁在亳，剖心之酷何辜？若乃側近邦畿，密邇世代，非墳籍所載，在耳目之前者，至有腹藏孟門

之險，心庫豺虺之毒，役慮唯以害他為念，行己必用利我為先，錐刀推其尖銳，谿壑訝其難滿，而則百兩外榮，千鍾內實，優偃綺羅，坐列甘膩，鳴金綰玉，富逸終身。自有懷白璧而為衿，瑩明珠而成性，心不能行啟蟄之殺，手不忍折方長之條，懷殊材而莫采，蓄美志而誰眄。偏糅於冗雜之中，見底於鄉閭之末，抱饑寒而溘死，與麋鹿而共埋，享嘗寂寞，孀孩無寄，名字不聞，湮沈電滅。如斯可恨，豈一人哉！是知桀、蹠之凶殘，無懼來禍之將及；閔、曾之篤行，勿擬後慶之當臻。故鶡冠子曰：‘夫命者，自然者也，賢者未必得之，不肖者亦未必失之。’斯之謂矣。”

大夫曰：“若子引百家之言，則《列子》之為名者必廉，廉斯貧；為名者必讓，讓斯賤。若然者，則貧賤者，立名之士，所營而至也；則富貴者，貪競之徒，所求而得也。何名自然之數哉？”先生曰：“此乃一隅之說，非周於理者也。夫富貴自有貪競，富貴非貪競所能得；貧賤自有廉讓，貧賤非廉讓所欲邀。自有富貴而非貪求，貧賤而不廉讓。且子罕言命，道藉人弘，故性命之理，先聖之所憚說；善惡報應，天道有常而關哉。譬如溫風轉華，寒飆揚雪，有委溲糞之下，有參玉階之上。風颼無心於厚薄，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。天道無心於愛憎，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。子聞於公待封而封至，嚴母望喪而喪及，若見善人，便言其後必昌，若睹惡人，便言其後必亡；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。”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：“若僕者所執，偏述而昧通途，守狹近而矢遐曠。今承音旨，渙然蒙啟，譬猶疏蜀伏屍，曆萬古而忽悟；中山沈醉，未千朝而遽醒。請事斯語，以銘諸紳。”

或問曰：“朱子托憑虛之談，暢方寸之底，論情指事，深有趣焉。但詳之先典，有所未達。夫人哀樂喜怒之情，苞善惡之性，資待之方不足，於是爭奪之事斯興。才識均者，不能相御，天生仁聖，實使司牧；樂者聖人之所作，禮者先王之所制。三千之儀以檢其跡，五音之和以導其心，設爵以勸善，懸刑以懲惡，纖毫不漏，酬酢如響。玉帛云乎，非無為所薦，鼓鍾斯合，豈自然而諧？千科滿目，靡非力用所構，百貫參差，悉由智思而造。吾子湯、武之臣隸，周、孔之學徒，出入戶牖，伏膺名教，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，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，善不能招慶，禍不能報惡，是何背理之談也！且翱翔蠕動，猶知去就，況人為最靈，而同一自然之物，此豈高厚之詩，何取譬之非類？情所未達，敬待清酬。”答曰：“昔盧敖北遭荒土，自傷足跡之未曠；河宗東窺溟海，方歎秋水之不多。吾子習近成性，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。今子以屈申俯仰，心慮所為；雕鏤剪琢，身手所作。禮樂者，聖人之所作；聖人者，天地之所生。請為吾子近取諸身，則可以遠通諸物。子以耳聞、眼見、足蹈、手握、意謂，孰使之然？身有扃疾、冷熱，皆不自知，哀樂喜怒，興廢安在？何地有識者，自知識之所在者乎？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？若

識遍身中，傷身則識裂，若智隨事起，事謝則智滅。果識不知識，智不知智，於是推近以達遠，觸類而長之，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制，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，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。於是殊形異慮，委積充盈，靜動合散，自生自滅。動靜者，莫有識其主；生滅者，不自曉其根；蓋自然之理著矣。所謂非自然者，乃大自然也。是有為者，乃大無為也。子云，天生聖人是使司牧。何故唐虞疊聖，加以五臣？文武重光，益以十亂？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，將末代貽咎於天地？大舜大堯，非欲生不肖之子；龍逢比幹，豈樂身就誅割？孔子曆聘棲遑，卒云執鞭不憚？顏稱回何敢死，終使慈父請車。彼三聖三仁，可謂妙取舍矣。天能令東海亢旱，不如理孝婦之怨，地能使高城復塹，未若救杞梁之殞。故榮落死，生自然定分。若聖與仁，不能自免，深味鄙句，理存顯然。”

△因緣無性論——陳真觀法師

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：“夫二儀始判，則庶類是依；七曜既懸，則兆民斯仰。但生前死後，係象之所未明；古往今來，賢聖於焉莫究。而希玄君子，互騁鑽求，慕理名人，競加穿鑿，寓茲所說，則盛辨自然；假氏所明，則高陳報應。雖自然鋒鏑，克勝於前，報應幹戈，敗績於後；而愚心難啟，暗識易迷，二理交加，未知孰是？”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：“省二君之清論，實各擅於偏隅，自然則依傍於老、莊，報應則祖述於周、孔，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。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。夫三墳五典，善惡之理未彰；八索九丘，幽明之路猶擁。況復漆園傲吏，恍忽狂生，獨稱造化之宗，偏據自然之性，乃為一時之矯俗，非關契理之玄謀。今請問：自然之本，為何所趣？有因果耶？無因果乎？若謂自然尚論因果，則事同矛盾，兩言相食，愚人所笑，智者所悲，直置已傾，不煩多難。若謂永無報應，頓絕因果，則君臣父子，斯道不行。仁義孝慈，此言何用？便當造惡招慶，為善致殃，亦應鑽火得冰，種豆生麥。未見聲和響戾，形曲影端者也。若以放勳上聖而誕育於丹朱；重華至德而出生於瞽叟，便為自然而然者，竊為足下不取焉。夫至親之道，乃曰天性，而各隨行業，曾不相關。堯、舜樹德於往生，故稟茲靈智，瞽叟興惡乎前世，故致此頑嚚。而復共結重緣，還相影發，乃欲因凡顯聖，以智化愚。若無瞽叟之凶，豈知克諧之美？自非放勳之聖，誰化慢遊之惡？故阿難、調達，並為世尊之弟；羅睺、善星，同是如來之胤。而阿難常親給侍，調達每興害逆，羅睺則護珠莫犯，善星則破器難收。以此而觀，諒可知矣。若云各有自性，不可遷貿者，此殊不然。至如鷹化為鳩，本心頓盡；橘變成枳，前味永消。昔富今貧，定性之理難奪；先貴後賤，賦命之言何在？呂望屠牛之士，終享太師；伊尹負鼎之人，卒登丞相；戴淵四鄰所患，後著高名；周處三害之端，晚稱令德。闍王無間之罪，翻然改圖；育王莫大之愆，忽能尊善，若依自性之理，豈容得有斯義？善人唯應修善，不可片時起惡；惡人恒

自起惡，無容一念生善。是則榮枯寵辱，皆守必然；愚智尊卑，永無悛革。豈其然乎？決不然也。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戚，行善之者反致沈淪，以為自然之命，亦不然也。若行善而望報，去善更遙；修德以邀名，離德逾遠。若必挺圭璋之性，懷琬琰之心，本無意於名聞，曾不欣乎富貴，而英聲必孱，雅慶方臻。或可未值知音，便同散木；不逢別玉，遂等沈泥；暫且龍潛無虧，鳳德豈容？區區於天壤，擾擾於世間，自可固窮，無煩殞獲。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，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。顏稱早世，特是命業不長；冉致斯疾，當由病因未斷；二子伏誅，彌顯衛、靈之惡；三仁受戮，方見殷、紂之愆。首山之餓，不免求名之責；汨水之沉，尚貽懷怨之咎。且夫決定之業，非神力之所救，必應受報。豈聖智而能禳？並起昔因，非今造也。若謂屠割為務，而永壽百齡；盜竊居懷，而豐財巨億。以為定性而然者，亦所未喻也。斯由曩生片善，感此命財；今世重殃，未招果報。以其為罪既大，受苦宜多，所以且緩其誅，宜縱其惡，一朝禍盈釁積，則便覆巢碎卵，長歸鬲子泥犁，永處無間地獄。故《書》云：‘惡不積，無以滅身。’此之謂矣。亦有見招果報，事接見聞，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斬台，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；晉侯殺趙朔，感陷廁之悲；齊主害彭生，有墜車之痛，夏祚顛覆，桀之罪也；殷宗殄喪，紂之過焉。故知因果之義，陸離難準，業報之理，參差不定，所謂生報、現報，及後報也。”

請疑公子曰：“若以自然之計，於義不可，則報應之辨，在言為得。而前旨復云，二君所述，皆非契理。未知此意，可得而聞耶？”

通敏先生曰：“子既殷勤屢請，餘亦僶俛相答，但自省庸陋，未申其要妙耳。尋法本非有，非有則無生；理自非無，非無則無滅。無生無滅，諸法安在？非有非無，萬物何寄？蕩乎清淨，推求之路斯斷；夷然平等，取舍之徑無從。豈有報應之理可求，善惡之想可得？直以凡品眾生，未了斯致，故橫興諍論，強生分別。所謂渴人逐焰，水在河池，眼病見華，空曾無樹。但為引接近情，祛其重惑，微示因果，略顯業緣，使定性執除，自然見弭。若達乎正理，悟此真法，亦復何所而有，何所而無哉！”於是二三君子，相視心驚，欣然領悟。退席敬伏而言曰：“今者可謂朝聞夕死，虛往實歸，積滯皆傾，等秋風之落葉；繁疑並散，譬春日之銷冰。謹當共舍前迷，同遵後業矣。”

△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——魏收

三有分區，四生稟性，共遊火宅，俱淪欲海。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，覺者應車乘之期。導彼沈迷，歸茲勝地。自寶雲西映，法河東瀉，甘露橫流，隨風感授。皇家統天，尊道

崇法，拔群品於有待，驅眾生於不二，所以刻檀作績，構石雕金，遍於萬國，塵沙數等。復詔司存，有事緇素，精誠逾於皮骨，句偈盡於龍宮。金口所宣，總勒繕寫，各有三部，合若干卷。用此功德，心若虛空，以平等施，無思不洽。藉我願力，同登上果。

△周經藏願文——王褒

年月日某和南云云。蓋聞九河疏跡，策緇靈丘，四徹中繩，書藏群玉。亦有青丘、紫府、三皇、刻石之文，綠檢、黃繩、六甲、靈飛之字，豈若如來秘藏，譬彼明珠；諸佛所師，同夫淨鏡！鹿苑四諦之法，尼園八犍之文，香山巨力，豈云能負？以歲在昭陽，龍集天井，奉為云云。奉造一切經藏，始乎生滅之教，訖於泥洹之說。論議希有，短偈長行，青首銀函，玄文玉匣。淩陽餌藥，止觀仙字，關尹望氣，裁受玄言。未有龍樹利根，看題不遍，斯陀淺行，同座未聞。盡天竺之音，窮貝多之葉；灰分八國，文徙罽賓，石盡六銖，書還大海。仰願過去神靈，乘茲道力，得無生忍，具足威儀。又願國祚遐長，臣民休慶，四方內附，萬福現前；六趣怨親，同登正覺。

△寶台經藏願文——隋煬帝

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。仰惟如來應世，聲教被物，殷勤微密，結集法藏。帝釋輪王，既被付囑；菩薩聲聞，得楊大化；度脫無量，以迄於今。至尊拯溺，百王混一，四海平陳之日，道俗無虧；而東南愚民，餘燼相煽，爰受廟略，重清海濱，役不勞師以時寧。復深慮靈像尊經，多同煨燼，結鬘繩墨，湮滅溝渠，是以遠命眾軍，隨方收聚。未及期月，輕舟總至，乃命學司依名次錄，並延道場。義府覃思，澄明所由，用意推比，多得本類。莊嚴修葺，其舊惟新，寶台四藏，將十萬軸。因發弘誓，永事流通，仍書願文，悉連卷後。頻屬朝覲，著功始畢，今止寶台正藏，親躬受持。其次藏以下，則慧日法雲道場，日嚴弘善靈剎。此外京都寺塔，諸方精舍，而梵宮互有小大，僧徒亦各眾寡。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。授者既其懇至，受者亦宜殷重；長存法本，遠布達摩，必欲傳文來入寺寫，勿使零落，兩失無作。前佛後佛，諒同金口，即教當教，寧殊玉諜？須彌山上，眾聖共持，金剛海底，天龍盡護。散在閻浮，亦復如是。追念繕造之者，厥誠至隆，心手勤到，何量功德！舍撤淨財，豈可稱計？所資甘雨，用沃焦芽，能生諸佛，本是般若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恕己深思，即是自為。今陳此意，乃似執著，若不開警，則不深固。自行化他，備在經律，顧循菲識，誠愧通方。因果相推，何殊眼見？豈不知獨善？且最勝無為第一樂，內典法奧，自開眾僧，何事區區，橫相負荷？但慶憑宿植，生長王宮，謁陛趨庭，勖存遠大。出受藩寄，每用祇兢。非唯禮樂政刑，一遵成旨，而舟航運

出，彌奉弗墜，無容棄稷卨而同園綺，變菩薩而作聲聞。越用乖方，既其不可篤信，受付竊敢當仁。然五種法師，俱得六根清淨，而如說修行，涅槃最近。徒守經律，不依佛戒，口便說空，心滯於有。無上醫王，隨病逗藥，開乳含酥，為方既異，甜冷苦熱，取療亦殊。譬前後教門，別赴機性，根莖枝葉，受潤終齊。總會津梁，無不入道，猶如問孝問仁，孔酬雖別；治身治國，老意無乖。殊途同歸，一致百慮，內外相融，義同泯合。何處有學毗曇而不成聖，執黎耶即能悟真？師子嚴鎧，反貽毀於羸貝；象足至底，翻取誚於蜂房。心同劍戟，諍逾水火，經意論意，都不如斯，通經通論，何因若此？恐施甘露，更成毒藥，儻均味海，則致醍醐聖御。紺寶天飛，金輪雲動，納萬善於仁壽，總一乘於普會。開發含識，濟度群生，今所傳經，遍於宇內。眾聖潛力，必運他方，共登菩提，早證常樂，則是弟子之申順弘誓。於無窮平等，坦然通遣。唱白：達識體之念，隨喜也。

△請御制經序表——唐釋玄奘

沙門玄奘言：奘以貞觀元年，往遊西域，求如來之秘藏，尋釋迦之遺旨。總獲六百五十七部，並以載於白馬，以貞觀十八年，方還京邑。尋蒙敕旨，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，今已翻出《菩薩藏》等經。伏願垂恩，以為經序，惟希敕旨，方布中夏。並撰《西域傳》一部，總二十四卷。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。無任悚息之至，謹奉表以聞，謹言。

△敕答玄奘法師前表敕

省書具悉來旨。法師夙標高志，行出塵表，泛寶舟而登彼岸，搜妙道而辟法門，弘闡大猷，蕩滌眾罪。是故慈雲欲卷，舒之而蔭四空；慧日將昏，朗之而照八極。舒朗之者，其惟法師乎？朕學淺心拙，在物猶迷，況佛教幽微，豈能仰測？請為經題者，非己所聞。又云：新撰《西域記》者，當自披覽（敕奘上重請經題序啟本闕）。

△三藏聖教序——唐太宗文皇帝

蓋聞二儀有像，顯覆載以含生；四時無形，潛寒暑以化物。是以窺天鑒地，庸愚皆識其端；明陰洞陽，賢哲罕窮其數。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，以其有像也。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，以其無形也。故知像顯可征，雖愚不惑，形潛莫睹，在智猶迷。況乎佛道崇虛，乘幽控寂，弘濟萬品，典御十方，舉威靈而無上，抑神力而無下。大之則彌於宇宙，細之則攝於毫厘；無滅無生，曆千劫而不古；若隱若顯，運百福而長今。妙道凝玄，

遵之莫知其際；法流湛寂，挹之莫測其源。故知蠢蠢凡愚，區區庸鄙，投其旨趣，能無疑惑者哉？然則大教之興，基於西土，騰漢庭而皎夢，照東域而流慈。昔者，分形分跡之時，言未馳而成化；當常現常之世，民仰德而知尊。及乎晦影歸真，遷儀越世，金容掩色，不鏡三千之光；麗象開圖，空端四八之相。於是微言廣被，拯含類於三途；遺訓遐宣，導群生於十地。然而真教難仰，莫能一其指歸；曲學易遵，邪正於焉紛糾。所以空有之論，或習俗而是非。大小之乘，乍沿時而隆替。有玄奘法師者，沙門之領袖也。幼懷貞敏，早悟三空之心；長契神情，先包四忍之行。松風水月，未足比其清華；仙露明珠，詎能方其朗潤？故以智通無累，神測未形，超六塵而迥出，隻千古而無對。凝心內境，悲正法之陵遲；棲慮玄門，慨深文之訛謬。思欲分條析理，廣彼前聞，截偽續真，開茲後學。是以翹心淨土，往遊西域，乘危遊邁，杖策孤征。積雪晨飛，途間失地，驚砂夕起，空外迷天，萬里山川，撥煙霞而進影；百重寒暑，躡霜雨而前蹤。誠重勞輕，求深願達，周遊西宇，十有七年。窮曆道邦，詢求正教，雙林八水，味道餐風；鹿苑鷲峰，瞻奇仰異，承至言於先聖，受真教於上賢。探賾妙門，精窮奧業，一乘五律之道，馳騾於心田；八藏三篋之文，波濤於口海。爰自所曆之國，總將三藏要文，凡六百五十七部。譯布中夏，宣揚勝業，引慈雲於西極，注法雨於東陲。聖教缺而復全，蒼生罪而還福，濕火宅之乾焰，共拔迷途；朗愛水之昏波，同臻彼岸。是知惡因業墜，善以緣升，升墜之端，唯人所托。譬夫桂生高嶺，零露方得泫其華；蓮出淥波，飛塵不能汙其葉。非蓮性自潔，而桂質本貞。良由所附者高，則微物不能累；所憑者淨，則濁類不能沾。夫以卉木無知，猶資善而成善；況乎人倫有識，不緣慶而求慶？方冀茲經流施，將日月而無窮；斯福遐敷，與乾坤而永大。

△謝敕齎經序啟——唐釋玄奘

沙門玄奘言：竊聞六爻探賾，局於生滅之場；百物正名，未涉真如之境。猶且遠征羲冊，睹奧不測其神；遐想軒圖，曆選並歸其美。伏惟皇帝陛下，玉台降質，金輪御天，廓先王之九州，掩百千之日月，斥列代之區域，納恒沙之法界。遂使給園精舍，並入堤封，貝葉靈文，咸歸冊府。玄奘往因振錫，聊謁崛山，經途萬里，怙天威如咫尺；匪乘千葉，詣雙林如食頃。搜揚三藏，盡龍宮之所儲；研究一乘，窮鷲嶺之遺旨。並以載乎白馬，來獻紫宸。尋蒙下詔賜使翻譯，玄奘識乖龍樹，謬忝傳燈之榮，才異馬鳴，深愧瀉瓶之敏。所譯經論，紕舛尤多。遂荷天恩，留神構序，文超象係之表，若聚日之放千光；理括眾妙之門，同法雲之濡百草。一音演說，億劫罕逢，無以微生，親承梵響，踴躍歡喜，如聞受記。無任忻荷之極。謹奉表詣闕，陳謝以聞。謹言。

△敕答謝啟——唐太宗

朕才謝圭璋，言慚博達。至於內典，尤所未間。昨制序文，深為鄙拙。惟恐穢翰墨於金簡，標瓦礫於珠林。忽得來書，謬承褒讚，循環省慮，彌益厚顏。善不足稱，空勞致謝。

△述三藏聖教序——唐高宗皇帝

夫顯揚正教，非智無以廣其文；崇闡微言，非賢莫能定其旨。蓋真如聖教者，諸法之玄宗，眾經之軌躅也。綜括宏遠，奧旨遐深，極空有之精微，體生滅之機要。詞茂道曠，尋之者不究其源；文顯義幽，履之者莫測其際。故知聖慈所被，業無善而不臻；妙化所敷，緣無惡而不剪。開法網之綱紀，弘六度之正教，拯群有之塗炭，啟三藏之秘扃。是以名無翼而長飛，道無根而永固，道名流慶，曆遂古而鎮常；赴感應身，經塵劫而不朽。晨鍾夕梵，交二音於鷲峰；慧日法流，轉雙輪於鹿苑。排空寶蓋，接祥雲而共飛；莊野春林，與天花而合彩。伏惟皇帝陛下，上玄資福，垂拱而治八荒；德被黔黎，斂衽而朝萬國。恩加朽骨，石室歸貝葉之文；澤及昆蟲，金匱流梵說之偈。遂使阿耨達水，通神甸之八川，耆闍崛山，接嵩華之翠嶺。竊以法性凝寂，靡歸心而不通；智地玄奧，感懇誠而遂顯。豈謂重昏之夜，燭慧炬之光，火宅之朝，降法雨之澤。於是百川異流，同會於海，萬區分義，總成乎實。豈與湯武校其優劣，堯舜比其聖德者哉！玄奘法師者，夙懷聰令，立志夷簡，神清齠齔之年，體拔浮華之世。凝情定室，匿跡幽岩，棲息三禪，巡遊十地。超六塵之境，獨步迦維；會一乘之旨，隨機化物。以中華之無質，尋印度之真文。遠涉恒河，終期滿字，頻登雪嶺，更獲半珠。問道往還，十有七載。備通釋典，利物為心。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，奉敕於弘福寺，翻譯聖教要文。凡六百五十七部，引大海之法流，洗塵勞而不竭，傳智燈之長焰，皎幽暗而恒明。自非久植勝緣，何以顯揚斯旨？所謂法相常住，齊三光之明，我皇福臻，同二儀之固。伏見御制《眾經序》，照古騰今，理含金石之聲，文抱風雲之潤。治輒以輕塵足嶽，墜露添流。略舉大綱，以為斯記。

△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

治素無才學，性不聰敏。內典諸文，殊未觀覽。所作論序，鄙拙尤繁。忽見來書，褒揚讚述，撫躬自省，慚悚交並。勞師遠臻，深以為愧。

△金剛般若經注序——唐褚亮

若夫大塊均形，役智從物，情因習改，性與慮遷。然則達鑒窮覽，皎乎先覺，照慧炬以出重昏，拔愛河而升彼岸。與夫輪轉萬劫，蓋染六塵，流遁以徇無涯，踳駁而趨捷徑，豈同日而言也。穎川庾初孫早弘篤信，以為般若所明，歸於正道，顯大乘之名相，標不住之宗極，出乎心慮之表，絕於言象之外。是以結髮受持，多曆年所。雖妙音演說，成誦不虧，而靈源邃湛，或有未悟。嗟迷方之弗遠，眷砥途而太息。屬有慧淨法師，博通奧義，辯同炙綃，理究連還。庾生入室研幾，伏膺善誘。乘此誓願，仍求注述。法師懸鏡忘疲，衢樽自滿，上憑神應之道，傍盡心機之用，敷暢微言，宣揚至理。曩日舊疑，渙焉冰釋；今茲妙義，朗若霞開。為像法之梁棟，變群生之耳目，詞鋒秀上，映鷲嶽而相高；言泉激壯，赴龍宮而競遠。且夫釋教西興，道源東注，世閱賢智，才兼優洽，精該睿旨，罕見其人。今則妙門重闡，籍甚當世。想此玄宗，鬱為稱首，歲唯閼茂，始創懷袖。月躔仲呂，爰茲絕筆。緇俗攸仰，軒蓋成陰，扣鍾隨其小大，鳴劍發其光彩。一時學侶，專門受業，同涉波瀾，遞相傳授。方且顧蔑林遠，俯視安生，獨步高衢，對揚正法。遼東真本，望懸金而不刊；指南所寄，藏群玉而無朽。豈不盛哉，豈不盛哉！

△金剛般若經集注序——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

夫以觀鳥垂文，振宏規於八體，泣麟敷典，渙洪波於九流。循其轍者，不逾乎寰域，涉其源者，僅歸乎仁義。孰若至聖乘時，能仁昭法，剖秋毫於十地，總沙界而詮道，釋春冰於一乘，冠塵劫而流化。若乃是相非相，是空非空，窅乎不測，廓焉無象。假名言以立體，包權實而為用；窮不照之照，引重昏於夢境。運無知之知，導群迷於朽宅，究其實相，則般若為之宗矣。自真容西謝，像教東流，香城徒築於綿區，寶台移構於中壤。鱗萃羽集者，咸徇其法，雲褰霧廓，法已悟其真。至矣哉！無得而稱也。然此梵本，至秦弘始，有羅什三藏，於長安城創譯一本，名《舍衛國》。暨於後魏宣武之世，有《流支三藏》，於洛陽城重翻一本，名《舍婆提》。江南梁末，有《真諦三藏》，又翻一本，名《祇樹林》。隋初開皇，有《佛陀耶舍三藏》，又翻一本，名《祇陀林》。大唐有《玄奘三藏》，又翻一本，名《誓多林》。雖分軫揚鑣，同歸至極，而筌詞析義，頗亦殊途。然流支翻者，兼帶《天親釋論》三卷，又翻《金剛仙論》十卷。隋初耶舍又翻無著《釋論》兩卷。比校三論，文義大同。然新則理隱而文略，舊則工顯而義周。兼有秦世羅什，晉室謝靈運，隋代曇琛，皇朝慧淨法師等，並器業韶茂，博雅洽聞，耽味茲典，俱為注釋；研考秘賾，咸騁異義。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，字玄惲。德鏡玄流，道資素蓄，伏膺聖教，雅好斯文。以解詁多門，尋核勞止，未若參綜厥美，一以貫之。爰掇諸家而為集注，開題科簡，同銘斯部，勒成三卷，號為《集注般若》。兼出《義疏》

三卷，《玄義》兩卷。現行要用，文理周悉，庶使靈山積壤，幹天之峻彌高，巨海納川，浴日之波逾廣。披文者畢窮其理，講導者洞盡其性，學侶無疲於倍功，談客有同於兼采。金口妙義，掩二曜以長懸；玉軸微言，貫三才而靡絕。豈止聲芬鷲嶺，字韞龍宮而已哉！

△與翻經大德等書序（並偈）——太常博士柳宣

歸敬偈：稽首諸佛，願護神威。當陳誠請，罔或尤譏。沈晦未悟，圓覺所歸。久淪愛海，舟楫攸希。異執乖競，和合是依。玄離取有，理絕過違。慢乖八正，戲入百非。取舍同辨，染淨混微。簡金去礫，琢玉裨輝。能仁普鑒，凝慮研幾。契誠大道，孰敢毀誹。諤諤崇德，唯唯浸衰。惟願留聽，庶有發揮。望矜悃悃，垂誨斐斐。

歸敬曰：昔能仁示現王宮，假歿雙樹，微言既暢，至理亦弘。剎土蒙攝受之恩，懷生沾昭蘇之慧。自佛樹西蔭，覺影東臨，漢魏實為濫觴，符姚盛其風彩。自是名僧間出，達士連鑣，慧日長懸，法輪恒馭。開鑿之功，始自騰、顯，弘闡之力，仍資什、安。別有善開遠適羅浮，圖澄近現趙魏。粗言圭角，未可縷陳。莫不辯空有於一乘，論苦集於四諦，假詮明有，終未離於有為；息言明道，方契證於凝寂。猶執玄以求玄，是玄非玄理；因玄以忘玄，或是玄義。雖冥會幽塗，事絕言象，然攝生歸寂，終籍筌蹄。亦既立言，是非鋒起。如彼戰爭，幹戈競發，負者屏氣，勝者先鳴。故尚降魔，制諸外道，自非辯才無畏，答難有方，則物輩喧張，我等恥辱。是故專心適道，一意總持，建立法幢，祇植法鼓。旗鼓既正，則敵者殘摧；法輪既轉，能威不伏。若使望風旗靡，對難含膠，而能闡弘三寶，無有是處，尚藥呂奉御，入空有之門，馳正見之路。聞持擬於昔賢，洞微侔於往哲，其辭辨，其義明，其德真，其行著。已沐八解之流，又悟七覺之分，影響成教，若淨名之詣庵園；聞道必求，猶善才之歸無竭。意在弘宣佛教，立破因明之疏。若其是也，必須然其所長；如其非也，理合指其所短。今現僧徒雲集，並是采石他山，朝野俱聞。呂君請益，莫不側聽，瀉瓶皆望。蕩滌掉悔之源，銷屏疑忿之聚。有太史令李淳風者，聞而進曰：“僕心懷正路，行屬歸依，以實際為大覺玄軀，無為是調御法體。然皎日麗天，實助上玄運用；賢僧闡法，實裨天師妙道。是所信受，是所安心。但不敢以黃葉為金，山雉成鳳；南郭濫吹，淄澠混流耳。或有異議，豈僕心哉，豈僕心哉！”然鶴林已後，歲將二千，正法既過，末法初踐。玄理鬱而不彰，覺道浸將湮落。玄奘法師，頭陀法界，遠達迦維，目擊道樹金流，仍睹七處八會。毗城鷲嶺，身入彼鄉；娑羅寶階，目驗虛實。至如曆覽王舍，檀特恒河，如斯等輩，未易具言也。加之西域名僧，莫不面論波若，東域疑義，悉皆質之彼師。《毗尼》之藏既奉持而不舍，《毗曇》明義亦洞觀而為常。蘇妒路既得之於聲明，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。法無大小，莫不韞之胸懷；

理無深淺，悉能決之敏慮。故三藏之名，在震旦之所推定，摩訶之號，乃羅衛之所共稱。名實之際，何可稱道！然呂君學識該博，義理精通。言行樞機，是所詳悉。至於陀羅佛於稟自生知，無礙辯才，寧由伏習？但以因明義隱，所見不同，猶觸象各得其形，共器飯有異色。呂君既已執情道俗，企望指定。秋霜已降，側聽鍾鳴，法雲既敷，雷震希發。但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；猶緇服壺奧，白衣不踐。脫如龍種抗說，無垢釋疑。則芻悉曇，亦優婆能盡，輒附微志，請不為煩。若有滯疑，望諮三藏裁決。以所承稟，傳示四眾，則正道克昌，覆障永絕。紹隆三寶，其在茲乎？過此已往，非復所悉。弟子柳宣白。

△答博士柳宣（並頌）——譯經釋明濬還述頌

於赫大聖，種覺圓明。無幽不察，如響酬聲。弗資延慶，孰悟歸誠。良道可仰，實引迷生。百川邪浪，一味吞並。物有取舍，正匪虧盈。八邪馳銳，四句爭名。飾非濫是，抑重為輕。照日冰散，投珠水清。顯允上德，體道居貞。縱加譽毀，未動遺榮。昂昂令哲，鬱鬱含情。俟諸達觀，定此權衡。聊申悱悱，用簡英英。

還述曰：頌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，其文煥乎，何偉麗也？詳其致誠哉，豈不然歟？悲夫！愛海滔天，邪山概日，封人我者，顛墜其何已？恃慢結者，漂淪而不窮。至於六十二見，爭翳薈而自處，九十五道，競扶服而無歸。如來以本願大悲，忘緣俯應，內圓四智，外顯六通。運十力以伏天魔。飛七辯而摧外道，竭茲愛海；濟稟識於三空，殄彼邪山。驗宵形於八正，指因示果，反本還源。大矣哉！悲智妙用，無德而稱矣。

昔道樹登庸，被聲教於百億；堅林寢跡，振遺烈於三千。自佛日西傾，餘光東照。周感夜隕之瑞，漢通宵夢之征。騰、蘭炳慧炬於前，澄、什嗣傳燈於後。其於譯經弘法，神異濟時，高論降邪，安禪肅物，緝頹綱者接武，維絕細者肩隨。莫不夷夏欽風，幽明翼化，聯華靡替，可略而詳。惟今三藏法師，蘊靈秀出，含章而體一味，瓶瀉以瞻五乘。悲去聖之逾遠，憫來教之多闕，緬思圓義，循道以身，心口自謀，形影相吊。振衣擎錫，尋波討源，出玉關而遠遊，指金河而一息。稽疑梵宇，探幽洞微，旋化神州，揚真殄謬。遺筌闕典，大備茲辰，方等圓宗，彌廣前烈。所明勝義，妙絕環中之中；真性真空，極逾方外之外。以有取也，有取喪其真，統無求之；無求蠹其實。拂二邊之跡，忘中道之相，累遣未易洎其深，重空何以臻其極？要矣妙矣！至哉大哉！契之於心，然後以之為法。在心為法，形言為教，法有自明共相，教乃遮詮表詮。粹旨衝宗，豈造次所能颭縷。法師凝神役智，詳正始末；緝熙玄籍，大啟幽關。秘希聲應扣，擊之大小；廓義海納朝，宗之巨細。於是殊方碩德，異域高僧，伏膺問道，蓄疑請益。固已飲河滿腹，莫測其淺

深，聆音駭聽，孰知其遠近。至於因明小道，現比蓋微，斯乃指初學之方隅，舉立論之標幟。至若靈樞秘鍵，妙本成功，備諸奧冊，非此所云也。呂奉御以風神爽拔，早擅多能，器宇該通，夙彰博物。弋獵開墳之典，鉤深壞壁之書。觸類而長，應諸數術，振風颼於辯囿，光華於翰林；驤首雲中，先鳴日下，五行資其筆削，六位佇其高談。一覽太玄，應問便釋，再尋象戲，立試即成。實晉代茂先，漢朝曼倩，方今蔑如也。既而翱翔群略，綽有餘功，而能敬慕大乘，夙敦誠信。比因友生戲爾，忽復屬想，因明不以師資，率己穿鑿，比決諸疏，指斥求非，諠議於朝，形於造次。考其志也，固已難加；核其知也，誠為可惑。此論以一卷成部，五紙成卷，研機三疏，向已一周。舉非四十，自無一是。自既無是，而能言是，疏本無非，而能言非。言非不非，言是不是。言是不是，是是而恒非；言非不非，非非而恒是。非非恒是，不為非所非；是是恒非，不為是所是。以茲貶失，致惑病諸，且據生因了因，執一體而亡二義；能了所了，封一名而惑二體。又以宗依宗，體留依去，體以為宗；喻體喻依，去體留依，而為喻。緣斯兩係，妄起多疑，迷極一成，謬生七難。但以鑽窮二論，師已一心，滯文句於上下，誤字音之平去。復以數論為聲論，舉生成為滅成，豈唯差離合之宗因，蓋亦違倒順之前後。又采鄙俚訛韻，以擬梵本，轉音雖廣，援七種而隻當一轉，然非彼七所目，乃是第八呼聲。舛雜乖訛，何從而至。又案勝論立常，極微數乃無窮，體唯極小，復漸和合生諸子，微數則倍減於常，微體又倍增於父母。迄乎終已，體遍大千。究其所窮，數唯成一。呂公所引《易係辭》云：“太極生二儀，二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萬物”云。此與彼言異義同。今案太極無形，肇生有象，元資一氣，終成萬物。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，引類欲顯博聞，義乖復何所托？設引大例，生義似同，若釋同於邪見，深累如何自免？豈得苟要時譽，混正同邪，非身之仇，奚至於此？凡所紕紊，胡可勝言。特由率己，致斯狼狽，根既不正，枝葉自傾，逐誤生疑，隨疑設難。曲形直影，其可得乎？試舉二三，冀詳大意，深疵繁緒，委答如別。尋夫呂公達鑒，豈孟浪而至此哉？示顯真俗，雲泥難易楚越，因彰佛教，弘遠正法凝深。譬洪爐非掬雪所投，渤澥解豈膠舟能越也。太史令李君者，靈府沈秘，襟期遠邈，專精九數，綜涉六爻，博考圖典，瞻觀雲物，鄙衛宏之失度，陋裨灶之未工，神無滯用，望實斯在。既屬呂公餘論，復致間言。以實際為大覺，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，此乃信薰修容，有分證稟，自然終不可成。良恐言似而意違，詞近而旨遠，然天師妙道，幸以再斯。且寇氏天師，崔君特韜，共貽伊咎，夫復何言？雖謂不混於淄澠，蓋已自濫金鍮耳。惟公逸宇寥廓，學殫墳素，庇身以仁義，應物以樞機。肅肅焉，汪汪焉，擢勁節以干雲，湛清瀾而鎮地。騰芳文苑，職處儒林，捃摭九疇之宗，研詳二載之說。至於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莫不義符指掌，事如俯拾，樽俎咸推。其準的法度，必待其雌黃，遂令“相鼠”之詩絕聞於野，“魚麗”之詠盈耳於朝。惟名與實，盡善盡美矣。而誠敬之重，稟自夙成，弘護之心，實惟素蓄，屬斯諠議，同恥疚懷。故

能投刺含膠，允光大義，非夫才兼內外，照實鄰幾，豈能激揚清濁，濟俗匡真耳。昔什公門下，服道者三千，今此會中，同聽者如市。貧道猥以庸陋，叨廁末筵，雖慶朝聞，然慚夕惕。詳以造疏三德，並是貫達五乘，牆仞罕窺，辭峰難仰。既屬商羊鼓舞，而霈澤必沾，詞雷迅發，恐無暇掩耳。僉議古人曰：一枝可以戢羽，何煩乎鄧林？潢洿足以沈鱗，豈俟於滄海？故不以愚懦垂逼課虛，辭弗獲免，粗陳梗概。雖文不足取，而義或可觀。顧己庸疏，彌增悚恧。指述還答，餘無所申。釋明濬白。

△重請三藏聖教序啟——釋玄奘

伏奉墨敕，猥垂獎喻。祇奉綸言，精守震越，玄奘業行空疏，謬參法侶，幸屬九瀛有截，四海無虞，憑皇靈以遠征，恃國威而訪道。窮遐冒險，雖勵愚誠，纂異懷荒，實資朝化。所獲經論，奉敕翻譯，見成卷軸，未有詮序。伏惟陛下睿思雲敷，天華景爛，理包係象，調逸咸英，跨千古以飛聲，掩百王而騰實。竊以神力無方，非神思不足詮其理；聖教玄遠，非聖藻何以序其源？故乃冒犯威嚴，敢希題目。宸眷衝邈，不垂矜許，撫躬累息，相顧失圖。玄奘聞，日月麗天，既分暉於戶牖；江河紀地，亦流潤於岩崖。雲和廣樂，不秘響於聾昧；金璧奇珍，豈韜彩於愚瞽？敢緣斯理，重以幹祈。伏乞雷雨曲垂，天文俯照。配兩儀而同久，與二曜而俱懸。然則鷲嶺微言，假神筆而弘遠；雞園奧義，托英詞而宣暢，豈止區區梵眾獨荷恩榮，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。謹奉表奏以聞，謹言。（敕遂許焉。謂駙馬高履行曰：“汝前請朕為汝父作碑，今氣力不如昔，願作功德，為法師作序。不能作碑，汝知之。”貞觀二十二年，幸玉華宮。玄奘至，問翻何經論？答正翻《瑜伽》。上問何聖所作？明何等義？具答已。令取論自披閱，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，頒與雍、洛、相、兗、荊、楊等九大州。奘又請經題，上乃出之，名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。於明月殿，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。）

△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啟釋玄奘

玄奘聞：七曜擒光，憑高天而散景，九河灑潤，因厚地以通流。是知相資之美，處物既然，演法依人，理在無惑。伏惟皇太子殿下，發揮睿藻，再述天文，讚美大乘，莊嚴實相，珠回玉轉，霞爛錦舒，將日月而聯華，與咸英而合韻。玄奘輕生多幸，沐浴殊私。不任銘佩，奉啟陳謝。謹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